



何秉孟 姜辉 张顺洪/编著

#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与德国、瑞典学者对话实录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研究系列 37

#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 与德国、瑞典学者对话实录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何秉孟 姜辉 张顺洪/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与德国、瑞典学者对话实录 / 何秉孟, 姜辉, 张顺洪编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5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研究系列)

ISBN 978-7-5097-1377-8

I. ①欧… II. ①何… ②姜… ③张… III. ①社会民主主义-研究-欧洲 IV. ①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764 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研究系列 37

###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与德国、瑞典学者对话实录

---

编 著 / 何秉孟 姜 辉 张顺洪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mailto: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朱海峰 曹义恒

责任校对 / 盖立杰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2.75

字 数 / 395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978-7-5097-1377-8

定 价 / 59.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导 言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这本书，是我们于2007年9月15~30日在德国、瑞典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同这两个国家的学者（或官员兼学者）进行座谈的对话实录。在为期两周的时间里，我们先后走访了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总部（波恩）、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柏林）、特里尔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瑞典社会民主党总部（斯德哥尔摩）、瑞典国会、斯德哥尔摩大学、乌普萨拉大学、瑞典工会联合会总部、瑞典社会民主青年团总部等机构，一共20多位学者、官员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交流。

我们这次考察访问的主题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近变化及其实质。考察访问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当时国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些人发表言论，声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的改革就是走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言论，导致人们难以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质，难以正确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界线，对中国改革的性质和前途产生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同德国、瑞典这两个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较为典型的国家的学者或官员进行直接交流，以获得第一手的材料和信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之用，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更有说服力地揭示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这有助于我们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或错误认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感到这次访问考察取得了预期效果。最有收获的，是我们在实地考察访谈中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质，即它是一种“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潮。国内有的人曾幻想般地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佳道路”，瑞典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

是我们的“榜样”。而这次我们访谈的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或社会民主党内部人士，都“现身说法”地否认了这一点。比如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就这样说：“我现在倾向于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我要说的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也喜欢‘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是自从1989年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我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不可能准确地描述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在我们的新党纲中，不再坚持那种在生产资料社会化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我们的原则与方法的基础就是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我们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经济基本权利为基础的民主。但是，如果今天你说：‘我非常喜欢社会主义’，那么，你说它的时候也许只用一分钟，但你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解释你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现在‘社会主义’这个词已不是一个表达希望的概念，而是一个表示疑惑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意义已被滥用，你使用了它，你就会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就不得不去解释：‘我说的不是俄国的那种，不是这里的那种’，等等。所以，各种原因都表明，现在已不适宜使用‘社会主义’的概念。”由此可见，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自身不仅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连过去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和理论也一并否认了。这对那些或固执或幻想地把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人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嘲讽。再比如，关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这次“转型”的实质，我们通过访问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民主主义经过社会民主党近百年的“修正”，已由当初的同科学社会主义相通的、工人阶级的理论，逐步蜕变为资产阶级左翼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潮；社会民主党执政治理下的国家，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一点，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副校长拉尔斯·芒努松同我们座谈时就指出：“从社会民主党20世纪的改革方式看，它是在建设一种福利资本主义。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民主党和右翼政党都是资本主义的政党。不同的是社会民主党更多地主张政府干预，更多地试图减弱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这种见解，在瑞典理论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客观深刻的。

读者在本书中会看到，在我们访谈的学者和官员中，有的倾向于或信奉社会民主主义，有的本身就供职于社会民主党内部。他们关于社会民主党及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看法，同我们的认识有所不同，甚至相反。我们在谈话中便于商讨的地方，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但由于场合和时间的限制，不可能就每个问题进行辩论。为了使读者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我们这次访谈的内容，我们与访谈者的谈话（及提供给我们作为附件的文

章资料)，除了为阅读方便作了一些文字处理外，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我们相信广大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本书以 15 篇独立的座谈实录为主体，它们是根据我们实地谈话的录音整理的。为突出重点和明确主题，我们根据每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分别加了标题。在每篇谈话录后面，附上了我们访谈的学者当时提供或后来通过信函、邮件等渠道提供的其本人相关著述的译文，以及我们认真选择的有关学者发表的与主题密切相关的资料的译文。综观全书，我们觉得其内容较为丰富，既包括德国、瑞典两国社会民主党本身的资料文献，也包括它们同议会（国会）、政府、其他政党、工会、青年组织的关系的资料和文献。我们这样编辑处理，是为了尽可能广泛地为读者提供背景知识和研究资料。

最后，我们要感谢所访问的各位学者或官员，他们抽出宝贵时间同我们座谈，并同意将谈话内容及其相关著述收入本书。他们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艾伯特基金会政治学院院长托马斯·迈尔（Thomas Mayer）教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国际部副主任马库斯·恩格尔斯（Markus Engels）博士，特里尔大学政治学系温弗雷德·萨阿（Winfried Thaa）教授、汉斯·莫尔（Hanns Maul）教授、马库斯·林登（Markus Linden）博士，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沃尔纳·范尼希（Werner Pfennig）教授，瑞典国会议员、瑞典研究委员会主席比扬·冯·西多斯（Björn von Sydows）先生，瑞典社会民主党总部副国际事务秘书马丁·桑德格林（Martin Sandgren）博士，瑞典国会社会民主党议员奥利·托瑞尔（Olle Thorell）先生，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拉尔斯·芒努松（Lars Magnusson）教授、卡斯滕·伦德奎斯特（Karsten Lundequist）教授，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系美籍学者梅里克·泰伯（Merrick Tabor）教授、汉斯·昂内（Hans Agne）博士，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研究所沃尔特·科皮（Walter Korpi）教授，斯德哥尔摩组织研究中心罗内·普雷姆福什（Rune Premfors）教授，瑞典社会民主党乌普萨拉分部党务官员伯特尔·金努南（Bertil Kinnunen）先生，瑞典工会联合会国际事务秘书莫德·杨森（Maud Jansson）女士，瑞典社会民主青年团主席于特·古特兰（Jytte Guteland）女士等。我们还要感谢特里尔马克思博物馆负责人贝阿特克丝·伯维叶（Beatrix Bouvier）女士，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进行了详细讲解；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项目助理卡塔琳娜·霍夫曼（Katharina Hofmann）女士，她帮助我们安排了在德国的访问活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高级国际联络人汤姆·莫瑞尔（Tom Morell）先生，他帮助我们安排了在瑞典的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杨扬局长、王镭副局长对我们的出访给予了很多支持，欧洲处副处长刘颖翔女士在整个访问期间做了精彩、准

确的翻译工作和日常活动安排联络工作。国内一些学者、学生为本书提供了有关译稿或做了资料翻译工作，还有的同志协助做了编辑、审校、文字扫描和打印等工作。具体承担的任务详见后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为本书出版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这里一并致以谢忱。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一定存在疏漏、不足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何秉孟 姜 辉 张顺洪  
2009年12月26日于北京

# 目 录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研究系列 37

导 言 ..... 何秉孟 姜 辉 张顺洪 / 1

## 考察报告

从“瑞典模式”看欧洲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  
“转型”的实质 ..... 何秉孟 / 1

## 上篇 与德国学者对话实录

### 第一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及其转型

——在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波恩总部同托马斯·迈尔教授的谈话 ..... / 17

附一 从自由民主制与社会民主制的比较中看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原则 ..... [德国] 托马斯·迈尔 / 29

附二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发展概要  
..... [德国] 狄特·多沃 库特·克洛茨巴赫 / 47

### 第二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汉堡纲领》的制定过程和最新理论观点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总部同马库斯·恩格尔斯博士的谈话 ..... / 80

附 德国社会民主党《汉堡纲领》的 50 个基本要点 ..... / 89



### 第三章 关于德国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问题

- 在特里尔大学政治学系同温弗雷德·萨阿教授、  
汉斯·莫尔教授和马库斯·林登博士的谈话 ..... / 96
- 附一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构成和选举支持数据 ..... / 108
- 附二 一段漫长解放历史的终结?! ..... [德国] 弗兰茨·瓦尔特 / 112

### 第四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沿革及当前面临的问题

- 在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同沃尔纳·范尼希  
教授的谈话 ..... / 118
- 附一 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概要 ..... [德国] 沃尔纳·范尼希 / 126
- 附二 社会民主党还是一个劳工党吗? ..... [德国] 彼得·罗歇尔 / 129

## 下篇 与瑞典学者对话实录

### 第五章 瑞典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和“功能社会主义”

-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总部同国会议员、瑞典研究委员会主席  
比扬·冯·西多斯的谈话 ..... / 145
- 附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党纲  
——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 ..... / 153

### 第六章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价值目标及选举教训

-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总部同副国际事务秘书  
马丁·桑德格林先生的谈话 ..... / 187
- 附 瑞典社会民主党概况 ..... / 194

### 第七章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作用及选举前景

- 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国会总部同社会民主党议员  
奥利·托瑞尔的谈话 ..... / 205
- 附 瑞典议会简介 ..... / 212

<b>第八章 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b>	
——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同拉尔斯·芒努松教授 和卡斯滕·伦德奎斯特教授的谈话 .....	/ 219
附 瑞典社会民主党论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 .....	/ 227
<b>第九章 关于“瑞典模式”的基本框架和内涵</b>	
——同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系美籍学者 梅里克·泰伯教授的谈话 .....	/ 241
<b>第十章 全球化、国家主权以及瑞典面临的挑战</b>	
——同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系汉斯·昂内博士的谈话 .....	/ 248
<b>第十一章 当代世界四种社会保障模式之比较</b>	
——同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研究所沃尔特·科皮教授的谈话 .....	/ 254
附 再分配的困境和平等战略：西方国家的福利国家体制、 不平等和贫困 .....	[瑞典] 沃尔特·科皮 乔金·帕姆 / 261
<b>第十二章 “瑞典模式”的特点及社会民主党的政策</b>	
——同斯德哥尔摩组织研究中心罗内·普雷姆福什 教授的谈话 .....	/ 285
<b>第十三章 瑞典社会民主党地区分部的活动和作用</b>	
——同瑞典社会民主党乌普萨拉分部党务官员 伯蒂尔·金努南先生的谈话 .....	/ 290
<b>第十四章 瑞典社会民主党与瑞典工会</b>	
——同瑞典工会联合会国际事务秘书莫德·杨森的谈话 .....	/ 302
附一 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瑞典工会发展史 .....	/ 310

附二 瑞典工会联盟 .....	321
附三 瑞典工会的成员构成、活动和目标 ——2007年“工会之声” .....	333
第十五章 瑞典社会民主青年团与瑞典社会民主党 ——同瑞典社会民主青年团主席于特·古特兰的谈话 .....	337
后 记 .....	344

## 考察报告

# 从“瑞典模式” 看欧洲社会民主党社会 民主主义“转型”的实质

何秉孟

“社会民主主义转型”一说，出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教授。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撰写了探讨欧洲社会民主党应如何适应正在深刻变化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同时又保持自己的“身份特征”，以迎接 21 世纪的专著，书名便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 21 世纪的社会民主党》。笔者于 2007 年 9 月中、下旬访问德国和瑞典，就“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及其实践问题，同迈尔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迈尔教授把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推动社会民主主义转型和实践“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情况分为三类：以瑞典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北欧三国社会民主党为一类，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为一类，以英国工党和爱尔兰、荷兰社会民主党为一类。他认为，比较而言，瑞典等北欧三国社会民主党推进社会民主主义转型和实践“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最为成功<sup>①</sup>。托马斯·迈尔的看法在欧洲社会民主党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瑞典社会民主党实践“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被欧洲社会民主党理论界称为“瑞典模式”。下面，我们根据考察了解到的情况，从“瑞典模式”的分析中来看欧洲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实质。

## 一 “瑞典模式”的基本内容

“瑞典模式”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在 60 多年的执政实践中构建的。

---

<sup>①</sup> 参见《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托马斯·迈尔、何秉孟、姜辉、张顺洪四人谈》，2007 年 11 月 29 日《社会科学报》。

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在欧洲诸社会民主党中，它成立得不算最早，却最早执政。它从20世纪初开始参政，自1932年之后长期一党执政，在1932~2007年，单独执政长达65年，在欧洲诸社会民主党中算得上首屈一指。

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瑞典社会民主党根据“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建设了一个在欧洲颇负盛名、在全球也小有名气的“瑞典模式”。弄清楚“瑞典模式”的内涵，是我们此次访问德国、瑞典的重要目的之一。在瑞典访问期间，我们同瑞典社会民主党总部主管理论工作的负责人、瑞典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负责人、斯德哥尔摩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的学者，以及瑞典工会联合会、瑞典社会民主党青年团的负责人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乌普萨拉市总部负责人等方方面面的人士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对“瑞典模式”的基本内涵形成了以下认识。

(1) “瑞典模式”的政治层面（即上层建筑层面），由四个要素构成。

一是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即资产阶级议会制、多党制，三权分立。

二是瑞典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赢得议会多数，成为执政党。这是“瑞典模式”存在的前提。

三是以不断“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为基本价值观念。

四是由社会民主党政府主导的国家公共部门、全国总工会同私人企业及其组织全国雇主协会三者间通过协商，维持政治上的平衡。

(2) “瑞典模式”的经济层面（即经济基础层面），实行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由四大要素构成，即资本私有+市场经济+政府调控+经济民主。

第一，瑞典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据有关专家研究，90%以上的制造业、80%以上的商业为私人资本）。

第二，瑞典通过立法、宏观调控、相关政策对资本剥削进行限制，对私人企业经营进行指导，使之服务于或符合社会民主党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自由、公平、团结互助。

第三，瑞典通过征收高额累进税，集中相当部分国民收入，由政府主导的公共部门投资于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部门，实行再分配，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

第四是经济民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通过立法保障工人参与企业管理，限制雇主解雇工人的权力，强制雇主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等；社会民主党政府支持工会参与企业重大决策，通过立法规定企业的一切重大决策必须听取工会的意见，以限制雇主的权力。

(3) “瑞典模式”的社会层面：建设高福利制度——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即实行覆盖所有人，以及人生全过程（从出生到死亡）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以上内容可见，“瑞典模式”有以下两个基本或显著特征。

其一，“瑞典模式”的基本制度属性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是我们此次在瑞典访问过程中同瑞典各界座谈、交流时所获得的明确信息。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乌普萨拉分部的协调人伯蒂尔·金努南在座谈时明确地说：“一个月以前，我访问了曼谷，参加一个关于亚洲进步政治人物的会议。会上一些人并不那么了解瑞典的情况。他们问我瑞典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那些住在很远地方的人有一种观念：瑞典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想说的是，瑞典无疑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瑞典著名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副校长拉尔斯·芒努松在同我们座谈时也认为：“瑞典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瑞典是一个有很多调控措施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进行调控，对大企业的行为进行调控，等等。这是一种‘植根社会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福利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讲，瑞典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大多数企业为私人所有。”瑞典工会联合会负责人莫德·杨森女士在同我们座谈时说：“我希望我可以说我们处于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但实际上市场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对此，我感到遗憾，但这是事实。”

其二，瑞典的基本经济社会制度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因素较多的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些社会主义因素，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收入分配、经济民主和社会层面的社会保障方面。应该说，其中有不少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 二 “瑞典模式”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实践 “转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结果

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价值理念。一百多年来，这一理念经过多次修正主义浪潮（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眼中，“修正主义”是褒义词），其性质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托马斯·迈尔曾经说过，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修正主义浪潮，不断推动社会民主主义转型。迈尔说：“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中有过四个先后相继并且部分地也是同时描述这里所涉及的事物的名称：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sup>①</sup>而且，他还认为：“作为概念，‘社会民主主义

<sup>①</sup> 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页。

义’和‘社会的民主主义’明确无误地把历史责任与民主和公正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结合起来，这是用任何其他方式都做不到的。因此，这两个概念在目前同用‘社会主义’组成的一组概念相比，更不容易引起误会和错误的解释以及遭到滥用。”<sup>①</sup>此次我们访问德国期间，同迈尔教授进一步就这几个概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我问他：“您是不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目前对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已经过时了？”迈尔教授说：“是的，我现在倾向于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我要说的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也喜欢‘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是自从1989年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我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不可能准确地描述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这并不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法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而主要是因为政治主题发生了改变。在我们的新党纲中，不再坚持那种在生产资料社会化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我们的原则与方法的基础就是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我们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经济基本权利为基础的民主。但是，如果今天你说：‘我非常喜欢社会主义’，那么，你说它的时候也许只用一分钟，但你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解释你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现在‘社会主义’这个词已不是一个表达希望的概念，而是一个表示疑惑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意义已被滥用，你使用了它，你就会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就不得不去解释：我说的不是俄国的那种，不是这里的那种，等等。所以，各种原因都表明，现在已不适宜使用‘社会主义’的概念。”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迈尔的这一概括，是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一般”的意义上说的。实际上，由于欧洲各国的具体国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传统不同，各国社会民主党“修正”社会民主主义还有着各自的特点。在这方面，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作为就非常独特。

于1889年成立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全称为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同一百多年前欧洲其他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一样，它当时信奉的社会民主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在不少方面是相通的，两者常常混用。1897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该党首份“党纲”宣告指出：“社会民主党不同于任何其他政党，旨在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瑞典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第二，该党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以社

---

<sup>①</sup> 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页。

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第三，该党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这几条均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先后去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遭受了修正主义浪潮的第一次冲击。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以电磁学、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期。电磁学、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深刻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推动了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面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变化，伯恩斯坦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全面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伯恩斯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阉割，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原理。伯恩斯坦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些“新的机能作用”“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sup>①</sup>，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不会再出现。因此，他断定，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是“毫无根据”<sup>②</sup>的。

第二，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炸毁”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伯恩斯坦强调：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中，应取消用无产阶级社会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提法，“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种过渡中，并不需要“炸毁”现存的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社会制度本身，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积极地“发展”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制度<sup>③</sup>。

第三，主张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伯恩斯坦公开宣称：对社会主义“通则”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不感兴趣”，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sup>④</sup>。

对于伯恩斯坦的“修正”，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做过这样的解读：“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修正主义浪潮……第一次修正主义浪潮是与伯恩斯坦联系在一起的，目标是达成这样的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第192页。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65，第89页。

③ 转引自庄福龄主编《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169页。

④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第4、195页。



认识：资本主义已经变得十分复杂，而且斗争越来越复杂，对于这样一个社会不可能通过一次革命实现变革。”托马斯·迈尔的话还没有说完，后面应该还有两句：于是放弃革命，进行改良。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灵魂的阉割，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造成了巨大危害。这种危害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裂、削弱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二是使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逐步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民主主义走上了“转型”的轨道。瑞典社会民主党虽然是一个小国的党，但在这种“转型”过程中颇有声色。20世纪初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下，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步入议会斗争，1914年成为瑞典议会第一大党，三年之后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开始了执政生涯。20年代又曾单独三次组阁，但因其未在议会中取得多数，根本无法实现其党纲规定的关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目标。这样，就在理论与实践上出现尖锐矛盾。面对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在当时的党内引起反思和激烈争论，推动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转型”，主要标志是该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于1926年发表的专著《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卡莱比在该书中指出，所有权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国家可通过立法剥夺它，也可通过修改法律来限制或改造它，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立法、劳动保险法等，以及有关社会政策的某些内容，都是对“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私人财产绝对主权和自由竞争制度的一种废除”。也就是说，在卡莱比看来，所谓“社会主义”，不一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社会制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立法或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对私人资本进行限制、引导，以使其符合“自由、公平、团结互助”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因此，卡莱比主张社会民主党政府通过立法对私人资本进行限制；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对地租、资本利润进行再分配；利用社会政策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如通过教育、培训等措施增加高级职业机会，减少低级职业岗位，以实现经济平等……<sup>①</sup>卡莱比的上述见解，最核心之处在于，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以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精神，从社会民主主义中剔除掉，而代之以通过立法等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公平、团结互助”的功能。他的这些见解，被后人归结为“功能社会主义”。这里的“功能”，无非就是“自由、公平、团结互助”的所谓“社会主义价值观”而已。这样，从形式逻辑上看，用

<sup>①</sup> 参见高锋《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4期。